

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 研究论文集

米彦青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 研究论文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研究论文集 / 米彦青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 - 7 - 5203 - 0092 - 6

I. ①元… II. ①米… III. ①蒙古族 - 少数民族文学 - 比较文学 - 汉族 - 中国 -
元代 - 清代 - 文集 IV. ①I207. 912 - 53②I209. 4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6055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孙少华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0. 25
插 页 2
字 数 496 千字
定 价 10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刘跃进

2014 年应米彦青教授邀请，我参加内蒙古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在交流中，我发现米彦青教授很有科学规划意识。她指导的学生，无论博士生还是硕士生，选题大多以元明清蒙汉文学交流为中心，或溯源考察，或个案研究，具体而微，渐成系列。她本人更是身先士卒，开疆拓土，在这个领域辛勤耕耘，至此已初具规模。欣喜之余，我们一起来参会的几位专家一致建议他们尽快将这些研究成果修订结集，早日出版，让更多的读者深入了解中华多民族文学在其发展繁荣过程中，相互交融，走向兴盛的轨迹，必将增强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文化自信心，这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这些年，我有机会到民族地区院校讲课，注意到一个现象：民族院校文学系除开设各民族文学经典外，通常还有汉民族文学经典的阅读课。《诗》《骚》、李、杜、元、白、韩、柳，都有详略不同的介绍。反观内地一些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有多少院校开设民族文学经典课程？我虽没做过具体统计，但估计不会太多。如果真是这样，中文系便名实不符。中文系，是中国语言文学系的简称。中华各民族文学经典，当然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回顾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历史，在看到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指出，20 世纪以来沿袭多年的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主要还是依照传统的历史分期、地域划分或者社会学的民族概念，将本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古代文学，分割成孤立或单一的历史、地域、王朝、民族去研究，鲜有涉足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学的交汇、交流、交融的动态性研究，缺乏对中华民族历史上各民族之间文化与文学多元一体的综合性研究。事实上，中华各民族文

学经典，是我们多民族长期以来水乳交融的共有的文化命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永久珍惜，发扬光大。

为此，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书写中华文学历史的绚烂篇章》，呼吁重视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经典作家作品。与此同时，我们又倡议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评论》《文学遗产》联合举办“中华文学的发展、融合及其相关学科建设”学术研讨会，希望通过多种形式凝聚共识，并将这种共识扩展开来，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引起关注，引发共鸣。这项工作，得到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以及北京高校、科研单位众多学者的支持。大家一致认为，科学地认识、研究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同源共生的本质，重新认识各民族文学在推进中华文化历史形成中的重要作用，确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从目前学术发展情况看，最迫切的工作，是系统深入地清理史料，准确描述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中华各民族文学汇聚、融通的历史过程，再现中华文学的整体风貌，为构建新世纪中华文学史宏大叙事的理论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对此，米彦青教授深表赞同。事实上，她早就通过组织各种学术活动，尤其是通过自己以及带领的科研团队，一直在努力践行这一重要主张。她很谦虚，觉得成果还不是很成熟，还需要沉潜的思考，精心的打磨。但我想，磨刀不误打柴工，思想永远在进行中。与其等待思考成熟，还不如将阶段性成果公布出来，接受广大读者的审读和批评，更有助于思考的深入。米彦青教授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将论文集编就。全书收录了29篇论文，论述的范围非常广泛，有几篇是讨论唐代诗歌对于蒙古族汉诗创作的影响，还有几篇论及蒙古族文人对传统儒家思想及佛教思想的接受，更多的论文讨论的是蒙古族的家族文学以及重要作家作品的文学价值及其意义。

米彦青教授2006年在苏州大学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学位论文《清代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稿》次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获得内蒙古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政府奖二等奖。任教于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汉语系后，她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及时调整研究方向，由过去关注的江南氏族文化转向清代蒙古族文化家族研究。她最初对清代蒙古族、尤其是八旗学术史诸多问题感兴趣，清理了清代八旗文人著作佚存情况。她注意到清代八旗学术研究中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从事某种研究的家族性特点非常突出。像纳兰成德家族，在《易》学、《礼》学以及文学创作上，成就都很

突出。她还注意到,乾嘉时期大批八旗士人在清代考据之风盛行背景下所持守的态度以及这些态度背后的若干复杂原因。经过深入思考和研究,完成了《清代中期蒙古族汉文创作的唐诗接受史》的写作,2009年交由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她从传统唐诗影响研究转向蒙汉文化交流研究的开端。对她而言,具有里程碑式意义。

在蒙汉文化相互交融过程中,蒙古族汉诗创作逐渐发展、成熟。蒙古族作家在接受汉族文学影响的同时,也在通过独特的表达方式,叙写着本民族的传统思想和审美追求,形成既有蒙古族文化底色,又有汉族文化意蕴的一种新型文学。《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研究论文集》中的绝大多数论文,主要是对这种交融互进的新型文学形态作深入系统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往中国文学史叙述比较薄弱的部分。事实上,中华多民族文学交融,远不止于此。米彦青教授所带领的这个团队的研究成果,给我们展示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多年来的辛勤耕耘,米彦青教授积累了丰厚的学术资源,有条件有能力对元明清蒙汉文学交融的文献作系统的整理和深入的研究。她正计划以元明清三代蒙汉文学交融大事编年为纲,从三个方面拓宽研究领域:第一是对蒙古族三百多位作家的汉文创作做综合整理。我们知道,元朝建国后,大量蒙古族诗人到中原地区为官或游历,元顺帝撤出中原后,有一些蒙古族文人改名换姓继续留在中原地区。明清以后这种交往更加频繁。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的蒙古族诗人就刊行了《雁门集》《顾北集》《谷原诗集》《存素堂诗集》等上百部汉语诗集,共有六千多首诗作。第二个计划是收集先秦至清代汉族诗人在蒙古族聚居地区描述其游历、仕宦、交游、题咏等体现蒙汉文化交流的诗歌,目前所知的有五千多首。第三个计划是从正史、杂史、传状、碑志、年谱、序跋、诗话笔记、诗文集等诸多文献典籍中搜辑反映中国古代蒙汉文化交流的诗作及其他资料,包括唱酬、题咏、诗人评价等情况。至于与蒙汉诗歌交流相关的政治制度、经济往来等背景材料,更是不胜枚举。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深厚的学养和持久的恒心。

2011年,米彦青教授获得中组部、教育部、科技部“西部之光”项目的支持,进入文学研究所深造,我们得以相识,成为师生。这些年来,我们经常通过电邮讨论学术问题,我从她那里获得很多关于民族文学的宝贵知识。2014年,我第一次到内蒙古大学汉语系参加论文答辩,看到她

率领的学术团队所获得的学术收获，看到她本人取得的巨大进步，所以才会提出编纂论文集的建议，也有理由相信她有完成上述学术愿景的学养和恒心。

2016年4月，我再次有幸获邀到内蒙古大学讲学，米彦青教授拿出这部沉甸甸的书稿让我作序，叫我既感动，又惊讶。感动的是，她不以为我为民族文学研究外行，依然引为同道，让我有机会向民族地区院校的老师表达敬意；惊讶的是，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他们编就了这样厚重的文集。我不由地赞叹：“西部之光”，确已焕发出耀眼的光芒。

我为他们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骄傲，故不揣谫陋，略述浅见，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2016年6月写于京城爱吾庐

目 录

第一辑 影响研究

论李杜对清代蒙古族诗人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形成的

影响	米彦青 (3)
论唐代“王孟”诗风对法式善诗歌创作的影响	米彦青 (13)
从《梧门诗话》看法式善的唐诗观	米彦青 (24)
清代蒙古诗人博明与其《义山诗话》	米彦青 (32)
清代边疆重臣和瑛家族的唐诗接受	米彦青 (40)
“易”学与和瑛精神境界及其诗境之关系	马 涛 (52)
和瑛对佛教的接受及其“清淡”诗风的形成	马 涛 (70)

第二辑 家族研究

清代中期蒙古族家族文学与文学家族	米彦青 (89)
蒙汉诗歌交流视域中的柏俊家族文学创作	米彦青 赵延花 (96)
瑞常的家世生平述论	张 博 (109)
晚清桂林梁氏家族文学研究	刘国婧 (134)
那逊兰保文学家族研究	杨 兰 (185)

第三辑 作品研究

试论金末元初文人的蒙古之行及创作	樊运景 (207)
丘处机西游途中文学活动系年考略	金传道 (220)

元朝诗人萨都刺题画诗的民族特征	葛琦 (235)
从元代文言小说看汉族文人心态	李艳茹 (250)
从元代上都扈从诗看滦阳民俗	赵延花 (259)
元代蒙古族诗人汉文诗歌创作研究谏论	冯文开 (270)
论锡缜及其诗歌的现实主义叙事风格	米彦青 魏永贵 (280)
清代蒙古族诗人和瑛与他的《易简斋诗钞》	米彦青 (290)
蒙汉诗歌交流视域中的那逊兰保创作	米彦青 (298)
清代蒙古族诗人锡缜研究	毛淑敏 (308)
清代蒙古族诗人柏葰研究	万巨莹 (333)
清代蒙古族诗人梦麟诗歌研究	黄佳然 (356)
论清末民初蒙古词人三多的词学与词风	李桔松 (378)
清末民初蒙古族诗人三多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特色	李桔松 (390)
从《可园诗抄》看三多任库伦办事大臣前后之心路 历程	李桔松 (404)
瑞常的诗歌研究	张博 (417)
瑞常“交游”考索	张博 (455)
后记	(474)

第一辑 影响研究

论李杜对清代蒙古族诗人梦麟诗歌风格和意象形成的影响

米彦青

作为清初文名与科名俱显的诗人，学界对梦麟早有关注^①，研究内容涉及其身世、诗歌中的民族特点和诗歌风格，但俱是简单叙说，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颇不相称，因此，在细读梦麟诗作的基础上对其诗歌风格和意象进行研究，对于彰显梦麟在清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具有重要作用。

—

梦麟，字文子，一字瑞占，号谢山，又号午塘、耦堂、喜堂，蒙古正白旗人，姓西鲁特氏。《清史稿》云：“梦麟早年负清望，参大政，方驾遽税，惜哉。”^②所谓早负清望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绩；二是诗歌创作上的成就。《清史稿》梦麟本传在列传第九十一，属于政界大臣一类。而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却将他归于“文苑传”，曰：“梦麟，字文子。蒙古人。乾隆十年进士。官至工部侍郎。工诗。乐府宗汉人，五言古诗宗三谢，七言古诗宗杜韩，皆能具体。一时台阁中无出其右者。惜早逝，未竟其才。”^③重其文化上的贡献。国子监祭酒和翰林院掌院学士，这两个清要之职只有通儒才得以担任，梦麟以二十一岁官祭酒，三十一岁署掌院学士，可见他具有非凡的才华。

梦麟自幼便能诗著名。初有《行余堂诗》，入词馆有《红梨斋集》，继而有《梦喜堂集》，后重订为《大谷山堂集》。《大谷山堂集》共六卷，

① 如荣苏赫、赵永铎、梁一儒、扎拉嘎主编《蒙古族文学史》第二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高人雄《古代少数民族诗词曲家研究》第一章，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等。

② 赵尔巽：《清史稿》卷三百四十，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③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三，同治刻本。

收诗 328 首。梦麟诗歌内容广泛，有反映人民疾苦的，有抒写个人情怀及政治抱负的，也有描写山水风光及军旅行役之作。梦麟生活于“乾嘉盛世”，当时诗坛上盛行沈德潜主张的诗作应温柔敦厚、效法古人的“格调说”，翁方纲主张的以义理为主、以学问为主的“肌理说”和袁枚倡导的写诗须抒写性情、关注个人内心怀抱的“性灵说”。在这众多的诗学思想中，梦麟对沈德潜所倡温柔敦厚的复古思潮最为感兴趣，但他对这些学说所造成的诗坛上脱离现实的风气并不满意。梦麟认为“丈夫读书务实用”^①，在他十几年的畅达的仕宦生涯中，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儒家伦理关怀始终紧密结合，兼济天下是梦麟不变的追求。所以，当诗坛上高歌盛世繁音时，梦麟却独辟蹊径，写出了很多关注苍生的现实主义佳篇。正如沈德潜对《大谷山堂集》的概括一样：“诗凡若干卷，皆奉使于役，经中州江左，成于登临校士余者，凭吊古迹，悲闵哀鸿，勛励德造，惓惓三致意焉。准之六义，比兴居多，盖得乎风人之旨矣。至平日歌天宝，咏清庙，矢音卷阿，铺张宏体，扬历伟绩，应有与雅颂相表里者。”^②在梦麟的诗集中，《河决行》《熬阳夜大风雪歌》《沁河涨》《舆人哭》《哀临淮》《悲泥途》诸篇，通过诗人选择的冷峻、豪骤、跌宕的意象，呈现出了生活于“乾隆盛世”的劳工、舆夫等疲于奔命、朝不保夕的众生世相图，以其深广的力度、更具典型性的生活面来反映现实。

黄淮水患历代为害甚大，特别是明清以后为便利内河行船，筑闸积水，致使河床淤积，时有决堤。乾隆十八年（1753），黄河在山东铜山一带决口。作为这场水患的目击者，梦麟曾写了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河决行》。乾隆二十一年（1756），黄河又在孙家集决堤，次年春梦麟奉命驰勘，并兴办荆山桥工程，工竟议叙加一级。同年，乾隆皇帝南巡阅视河工，又命梦麟前往勘治六塘河以下积潦。身为河工大臣，梦麟脱略官吏行迹，深入工程第一线，勘察河形、督理河工，对水害的肆虐、人民的灾难以及治河大员们借机肥私等情状都有了深入了解。于是，他又写下了《沁河涨》《熬阳夜大风雪歌》等描写人民在河患危害下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境况的诗篇。《沁河涨》云：“涛翻浪吼大堤决，冲屋屋塌墙坍塌……东家携孩稚，西家呼爷娘。苍茫未识天地意，夫挽妻袖牵儿裳。传

① 梦麟：《大谷山堂集》卷二，辽东三家诗钞本，1918 年刻本。

② 梦麟：《大谷山堂集》，沈德潜《大谷山堂集序》，辽东三家诗钞本，1918 年刻本。

闻泽州水更大，冥冥暴雨连宵堕。沁源村户数千室，十家遭水死五个。时见浮尸逐堤岸，半日已阅数人过。”用白描的手法，刻画出暴雨涨河中仓皇出逃的百姓的惨状，“呼”“堕”“时见”“逐”这些颇具力度的词，用在“爷娘”“急雨”“浮尸”“堤”这样的物象前后，更深切地展示出了面对自然灾害时的人微物渺，把哀鸿遍村野的惨状描绘得淋漓尽致。而“冲屋屋塌墙坍墙”这样适度的重字运用在强化诗歌节奏感的同时，呼应了诗人心理情绪的节奏，也为诗歌营造了更深层次上的冲击力。《熬阳夜大风雪歌》云：

嗟乎！儿泣尚可休，无衣之人何以活？君不见，铜山县东四十里，筑堤十日工方起。呼集丁壮谐汝声，下扫日仅尺与咫。手僵脚冻扫不稳，眼见千夫万夫死。我乞天神顾神已，此风莫入黄河水。呜呼！此风莫入黄河水！

质直的语言展示了震撼人心的效果。“君不见”句式，在南朝宋诗人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后渐成风气。李白二十八次使用了这一句式^①，他常常把此句式同历史反思联系起来，在强化诗歌气势中产生振聋发聩的效果。梦麟在使用这一句式时，虽没有同历史反思联系，但结合“君不见”后惨酷的纪实性诗行来读，依旧可以让人触目惊心。《触目行》中诗人又写道：“仁恩如海民弗及，费而不惠空嗷嗷。岂必官吏肆吞噉，偏全极次分纤毫，我历徐淮逮高宝，触目未免中切切。收因所见道余意，作歌聊当陈风谣。”大胆写出皇恩浩荡而不及民的现状。此时的梦麟在经过多年水患灾区的实地考察后，对现实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他的诗歌从写作《河决行》时歌颂“天子紆策促使忧悴民命也”到《触目行》的“仁恩如海民弗及”，诗歌的思想性明显增强。不惟如此，诗人在《新安坑卒行》里更有“君王自有函谷关，何与新婚更垂老”这样把矛头直接指向最高统治者的诗句。

梦麟承载了太多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因而当他为朋友送行时，他勉励友人“使君何以筹苍生”（《送何西岚出守凉州》）；当同僚宴请时，席间他高谈“君不见，东南其亩稼与禾，高坟潦退茎穗罗。卑壤浸渍犹盘涡，

^① 杨义：《李杜诗学》，北京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页。

河声昨夜奔前坡”（《检沁楼宴歌》）；独居四望时，他期盼“顾祝百室盈，吾亦心安居”（《园居夏夜》）。之所以有这样的情怀，是因为当梦麟倾听着盛世下的悲吟，常常感受到生命在大变动到来时候的无助，“天地深恩在，苍生痛哭存”（《从谒景陵》）。梦麟以关注社会、关注民生的态度和愤世嫉俗的感情，燃烧自己的内心，写作了大量伤时忧世、体恤百姓的诗篇。尤其是描写灾害使老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的场景，写得惊心动魄、感人至深。在整个蒙古族诗学史上，没有一个诗人的“灾害诗”，尤其是“水灾诗”，写得像梦麟这么多、这么好的。梦麟以其《大谷山堂集》在我国18世纪中叶的诗坛上崭露了头角。“四方才俊，揽其所作，无不变色却步”^①，可见影响是颇大的。

作为一名蒙古族诗人，梦麟虽然没有生活在牧区，但他的诗作中对北方牧区生活状况还是多有关关注的，如其《榆台行》：“朝登榆台，暮登榆台，榆台高高胡天开。天四垂，风倒吹，牛羊日暮声大来。军中甲士歌胡歌，胡人坐地吹胡笳。胡笳声悲，胡歌声苦。吹笳胡人泪如雨，壮士拔刀夜中舞。夜中舞，悲向天，健马死途人死边。”胡天开阔，风吹草低，胡人吹胡笳、讴胡歌、旋胡舞，一幅牧区民俗民情图。然而，生活在牧区的人们和戍边的兵士们的生活却并不仅仅是感受“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简单。他们在胡歌和胡笳声中，倾诉的是死边的恐惧和悲情。似梦麟这样描写牧区人民艰辛生活的诗篇，比那种浮光掠影、单纯描写风光景色的作品，自是高出一筹。蒙古民族的生活和命运，作为一种斩之不断的精神根脉和挥之不去的生命记忆，早已构成了诗人丰厚的创作资源和强烈的言说冲动，使他在面对和驾驭这一切时，足以激情澎湃并得心应手。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伴随着社会的变革，他一直回望着、咀嚼着和反思着与自己休戚相关的蒙古牧民的生活与命运，努力发掘着其中的精神元素与文化内涵，从而构成了记忆的深度和历史的重量。正是这种感受与思考的双重积累，使得他的诗集质文俱佳，显示出较高的社会价值与审美意义。《企喻歌》对牧区的贫富悬殊作了揭示：“鹞子经天飞，黄羊窜黄丛。有钱生风云，无钱莫抬头。”有钱人可以呼风唤雨，无钱人连抬头的权力都没有。这首诗对牧民贫困生活的描写更深一层，揭示出穷匮的只是人民，而鱼肉人民的统治者则可以任意横行。除此而外，梦麟对

^① 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二，清刻本。

当时少数民族间的征伐也有描述，同一首《企喻歌》中他还写道：“闻说单于来，歇马青海西。不愁人不多，但愁心不齐。”可见，无论民族怎样不同，人心俱是思安的。梦麟的民族类诗歌多系白描之作，他在这些作品中选择有分量的意象，承担沉重的历史，像《企喻歌》中的“生风云”“莫抬头”，《榆台行》中的“泪如雨”“死边”等皆是如此。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本是诗歌创作之大旨。梦麟以其朝官之身份，竟能感同身受，作品几达与吴嘉纪的民生诗相近之境地，沈德潜称他“得乎风人之旨”盖为知言。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清诗反映社会矛盾趋于淡漠之际，《大谷山堂集》出现于帝都京师，流布诗坛，此事是值得大书一笔的。无怪乾隆朝及后世的诸多学者名流、文坛耆硕曾给梦麟的诗以这样的评价：“午塘先生未弱冠而入词垣，未三十而跻入座，且屡掌文衡，进参枢务。而其为诗……方处春华之时，已造秋实之境，盖得于天分，非人力所能与也。”^① 青年梦麟诗歌中的深厚的思想内涵确乎是同时代诗人中罕见的。可惜诗人早逝，若天假以年，可以想象，他的诗歌造诣必不同凡响。

二

意象是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理论概念。作为某种思维形式和文化心理积淀的结果，意象在诗人笔下具有灵动的生命和丰富的解释可能。意象是个复合词，“意”在“象”先，“意”指的是作者的主体意念，主体意念对应的是构成作者精神气质的时代背景、作家心志、人生际遇和文化素养，所谓“意”融入“象”，也就是这些因素注入作者选定的“象”中，必然拓展了“象”的内涵。梦麟诗歌在选取意象上，常常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并因之而使自己的诗歌形成了特殊的艺术风格。梦麟在诗歌的造型艺术中，常选择具有阳刚之气的意象，而这样的意象，最能反映人类本质力量的情态，如昂扬向上、积极奋发、富于理想、永不停止等。

梦麟的古体诗除了关心民瘼之作，还有一部分驰骤豪荡、浪漫飘逸的诗篇，如《六朝松石歌》《登清凉山绝顶展眺放歌》《谒岱庙》《明堂》

^①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四十三，张维屏《听松庐诗话》，光绪七年（1881）刻本。

《渡江望金山放歌》《梦游缥缈峰歌》《登长干浮图绝顶放歌》等，后者云：

……脱我薛荔之衣切云之冠，翱翔何必凌霜翰，贾勇直上两千尺，微躯径造青云端。云端猎猎秋风酸，欲堕不堕身蹒跚。我足蹀蹀衣翩翩，天乎天乎吾其仙。仿佛来双童，乘风骑紫鸾，招我游太虚。下见万里之波涛，千里之关山，阊风元圃置眼前，奔流东去何时还，城郭良是人变迁，但见秋晖日日悬，不见昔人颜再丹……

在梦麟的这首诗中，意象大多是超越现实的，诗人驰骋想象于广阔的空间和时间，穿插以幻境，用一些表面看来互相没有逻辑联系的意象，拼接成具有强烈艺术效果的画面，在豪宕中带有飘逸之气，颇得李太白诗旨。“七言古诗，概曰歌行”^①“歌行之畅，必由才气。”^②

李白正是“七古”才气超人。梦麟诗歌以主体精神的积极张扬为动力，打破四平八稳的程式规范，由收而放，纵横驰骋，变化出奇。虽然在气象上终不及李白，但已有李白歌行的“入神”途径。再如《登清凉山绝顶展眺放歌》：“骑鼉我昔遨平羌，宦游直过萧丹阳。送江入海半天下，鲸鱼夜吼翻枯肠。”用“骑鼉”“遨平羌”“鲸鱼夜吼”这样气势宏阔、动态鲜明的意象，虚中有实，让我们随着诗人的足迹，在烘托想象中感受了生动的画面效果。梦麟这两首诗所呈现的阳刚美足以撼人心魄，振奋精神，读之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蜀道难》一类诗句展现目前。“惟歌行大小短长，错综阖辟，素无定体，故极能发人才思。”^③他的身上有李白式的潇洒，这大约是源出血液中的草原文化的影响，所以，歌行体这种诗歌体式非常适合“天才奇纵”^④的梦麟。

梦麟长于古体诗歌，但近体亦有佳作。“日出大旗高，霜腾万马豪。雷霆朝伏垒，鼓角昼鸣刀。”^⑤“积气盘空曙色开，丹屏翠盖郁崔嵬。龙归雾失东甘涧，风起雷奔舞剑台。半岭白封云似带，上方墨点海如杯。悬知

①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②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③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④ 法式善：《梧门诗话》卷一，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⑤ 梦麟：《大谷山堂集》卷二，辽东三家诗钞本，1918年刻本。